

足迹



江城日报 编辑部

速写小品

• 方 民 •



△ 细 语

◁ 驰

▽ 气象台



目

最后一百米(小说)	关立臣	1
老嘎头卖瓜(小说)	丛毓滋	5
夏天,吃西瓜的事儿(小说)	黄献国	8
中年情(小说)	陈晓波	11
赵欣和他的西装(小说)	张树华	14
心灵里的沟壑(小说)	郭文琛	17
奖金(小说)	徐勤海	21
足迹(小说)	王俊轩	24
占座(小说)	李显民	27
借车(小说)	从 一	29
车厢里(小说)	赵正昆	32
这是真的(小说)	野 黎	35
农家春日新语(小说)	武荣轩	38
有情人(小说)	李长久	41
他为我带来的(小说)	刘春明	43
探望表姐(小说)	秦子华	46
海 (散文)	任俊杰	48
芳草情(散文)	夏平和	50
啊,这支歌(散文)	李树军	52
米花香(散文)	蓝春雨	55
松花湖垂钓(散文)	王振山	57
写在建筑工地(组诗)	周 颖	63

锅炉工之歌（诗二首）·····	李成尧	34
我是棕色的少女（诗歌）·····	庞颖洁	47
我栽下了一片白杨（诗歌）·····	毕树茂	10
因为……（诗歌）·····	宋曙春	7
我是住宿舍的青年矿工（诗二首）·····	王洪兴	45
早晨，我卖鲜牛奶（诗歌）·····	飞泉	26
乡韵（诗二首）·····	周福春	13
原始林（诗歌）·····	党国栋	20
甜蜜的果园（诗二首）·····	金相喜	4
乡村，我的乡村（诗二首）·····	王玲	31
夏，在乡村（散文诗四章）·····	佟石	61
滑雪衫（散文诗·外二章）·····	蒋泓	66
白河（散文诗·外二章）·····	秋原	59
封面设计·····	闻人新	

最 后 一 百 米

关 立 臣

“小关儿，今天，今天我就能完成啦！”接班刚一见面，她就兴奋地对我说。

“还差多少？”

“一百米，一百米！”她生怕我听不懂似地伸出食指比划着。

她是我邻机的挡车工小唐，最近几年成了全厂闻名的人物了。去年，她创造了地区八万米无疵绸的纪录。听说当时领导准备向省里请报，授予她省特等劳动模范称号。可她非要凑个整儿不行，原因是有个省特等劳动模范的成绩是九万米无疵绸。真是个劲儿！

最近几天，领导都以一种站在终点翘首盼望即将获胜的马拉松运动员冲刺一样的心情，盼望着小唐创造十万米无疵绸的纪录。每天都有人来车间到小唐这儿看上几趟。厂里的几个笔杆子早就把她的事迹材料写好了。

十万米，现在仅差一百米。织一百米绸还用不上一个班，明天，她将成为全省无疵绸的最高纪录创造者，成为省特等劳模。尔后将连升两级工资，将进京，将见到许多高级领导人，将观光风景胜地，总之，随着荣誉的到来，她将遇到一连串的好事儿。我心里别有一种滋味。你说怪事不怪事儿，当有人遇到不幸时，别人多半会想起他的许多优点来，怜悯、同情或赞扬；相反，当有人得到荣誉时，却常常

让人想出他身上的一些缺点来，甚至升起一股无名的妒火儿，我现在就是这样一种心理。我甚至怀疑她织出的绸是否全无疵？是不是象别人说的那样：劳模是靠领导树起来的，验绸员该打降等的不打，总是向着她……

我用审视的眼光望着她。她并不比别人出奇，个头儿太小，手也不够纤细，缺乏织女最起码的特点。可要织出十万一米无疵绸的为什么是她？不是我或者别人？

“又发什么呆呢？机台都停了？”这是我们班长来了。我忙转身查看，可不是，一共看四台机，停了三台，费了好一阵子劲儿，我的机台又都开动了。刚被班长打断的思绪也开始恢复起来，两只眼睛又不由自主地朝小唐那边看去。

“咦！她的机台怎么也都停了？”哈！该是出了疵点了吧？我怀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朝小唐走去。

“怎么了，唐儿？”不知是没听见还是不愿理睬我，她没有出声。我本能地看了看她两手抚摸着的面，果然，是出了疵点了！

“就是为了这个？”我指着绸面有一条发黑的地方说。她点了一下头，好象是很难过。按标准，这一条黑是一定会打降等的，但有办法补救。看她那难过的样子，我忽然有些同情起她来了，这个人哪点都好，就是认真得发愚，眼瞅着到手的荣誉就要飞走了，却还束手无策，站着发愣，唉，这种人呐。也可能是同情心起了作用，我想帮她处理掉这个疵点。我把手麻利地伸向绸边，却被她那双胖乎乎的手给摠住了。

“别拆！”这差了音儿的声调简直把我吓了一跳。

“不能拆了。”小唐仍紧紧地捂着我的手，好象制止了

一场危险事故的发生似的，然后，语调平缓地说：“织过去一米多了，按规定不允许拆了，”

就为这个，我不觉又感到她太认真，太可笑了。规定是规定，有几个真按规定办事的？拆个三四米绸子是经常的事儿。我心里想，嘴里却说：“没超过规定，肯定没超。”我想以此来说服她拆绸。

“超了，十公分。”说得是那样准确。可能怕我还不相信，她拿出了卷尺认真地量给我看。不用量我也知到超了一点儿，在我看来它跟没超一样，根本值不得什么。可她却是那样的认真。

“那你说该怎么办？”我简直有些气恼了，对于她的固执和……愚蠢！

“就这样 织吧。”她显得无可奈何，甚至有点沮丧。

“你的十万米无疵绸呢？不要啦？”不知怎的，我倒打心眼里同情她，为她惋惜起来了。她没有出声，默默地却是断然地将开关把推了上去，织机又开始转动起来。

太可惜了！乘她不备，我顺手抓起一把化石粉“唰”一下撒到了绸面上，同时把开关把拽了下来。连加以阻止的空儿都没给她留，我就把化石粉抹进了布纹里。发黑的地方立时没有了。我的举动使她很惊异，她定定地看了我一会儿，大概是想说点什么，但终于什么也没说，看来，对我的举动她默许了。是啊，十万米和一个疵点，哪头轻哪头重，再傻的人也能掂得出份量啊！

我觉得自己帮小唐做了一点好事，心里很舒坦，小唐的十万米无疵绸今天还多亏了我呢！

下班了。小唐随人们走出了车间。领导的办公室还有一

帮人等着她的喜讯呢！为了再欣赏一下我的“杰作”，我又到小唐的机台上，把已经卷到布轴上的绸子抖落开来，仔细寻找着被我涂抹过的地方。这时，一个粘在绸子边上的纸条映入眼帘，上面写着，“这块儿有疵点，该降等的。唐艳”。

我的脑子“轰”的一下子，仿佛受了重重的一击，我想把那纸条撕下来，但我终于没有去撕。难道这纸条只是标志着该降等，不标志着别的吗？

我慢慢地走出车间，唐艳那短粗的身影又出现在我脑子里。我想，当劳模的不可能是我，不可能是别人，就应该是她！虽然她没有完成这最后的一百米。

甜 蜜 的 果 园

金 相 喜

摘 果

小伙的竹杆，
捅漏了霞天。
万颗红雨落下，
在山坡上飞溅。
姑娘拾起了
无数失落的梦幻，
收获着春天的时候
枝头上开放的诺言。

过 秤

肩挑，头顶，
筐筐红霞堆进果棚。
果农甜甜地笑着，
一篓篓地过秤。
大手般的秤勾下，
一座果山悬空。
秤杆上的星星，
兑现着果农多年的梦
.....

老 嘎 头 卖 瓜

丛 毓 滋

谁没个倔脾气儿？可老嘎头的确与别人不同，倔得隔路还带拐弯儿。拿眼下卖西瓜这事说吧，别人卖西瓜图的是钱，他呢，只为赌气！这不，半个“红沙瓢”惹的年轻媳妇们领着孩子团团转，他却没事儿似的，一个劲儿地和旱烟袋喂嘴。

“买西瓜。”

“两毛钱一块。”

“要那个红沙瓢的。”

“不卖！”

碰着个厉害的主儿，便挨一顿臭骂：“这个老绝户！”他呢，也有说的：“这帮子年轻人，我瞧着就憋气，得了个娃儿就没别的宝了，不是今天这个说该给儿子买块糕，就是明天那个讲该给孩子买斤果，生生的就没听见过一个说给他爹妈买点啥的。赶上个星期礼拜，你就瞧吧，两口子抠抠馊馊地买块西瓜切开，男的扶着车，女的撑着伞，把个宝贝供在中间，一会儿男的咬一口喂过去，一会儿女的再咬一口喂过去，惯得跟个祖宗似的，什么老爹老妈，早忘没影了，孝子？孝敬儿子！”

其实他也喜欢孩子，只气不公这些年轻父母们娇子、纵子的那股劲儿。他的意思是，把待孩子的这份心思分出一半来孝敬父母才对呢。

“大爷，有瓜吗？”一个带孩子的年轻妇女问。

“那不，两毛钱一块。”老嘎头一边说价一边扯起纱布把那个“红沙瓢”盖住。这是他给老伴留的。她今儿个过生日。原本是整个的西瓜来着，可是他听说医院里有个病人想吃西瓜，到处买不着好的，便一刀开去一半，剩下这半个，他要让老伴美美地享受一顿。

年轻妇女望着半红不白的西瓜牙子，为难地皱起眉头。老嘎头看见这副酸样就来气。他心里想：“这帮子小媳妇们，专能来这套，动不动把小眉头那么‘一皱’，再不然把小鼻子那么‘一矜’，以为故意那么一‘拿捏’，就有了好的了？没门！上我这孝敬儿子，甬想！”

“啐！”他运足气，使劲吐了一口，抬起脚板，抡起烟袋锅，照着鞋底，“啪啪”，狠狠地敲了两下，表示抗议。

“那么，再切开一个好吗？我买半拉。”

“都这味儿。”老嘎头说着站起身，对着一个大点儿的西瓜敲了敲，然后拿起，放稳，提刀，“嚓”的一声切开。年轻妇女又皱了一下眉，嘴里却说：“称吧。”

“三斤六；三五一十五，五六三十，一元八——两元，找你两角，拿好。”

“妈，我要吃——”

“宝宝听话，过会，妈给你买串冰果，这西瓜给你爷爷奶奶留着吃。”声音不大，却使老嘎头听了为之一震。

“？”老嘎头愣住了，他看不出……她……他感到自己刚才实在是冤枉了眼前这女人。他低头看一眼那半个红白相间的西瓜，一股愧疚之情涌上心头。突然，他想起什么似的，喊了起来：“回来！”然后，一把扯开纱布，捧起那半

个红沙瓢西瓜，冲着年轻妇女，说：“给！”

“啊？，这么好的西瓜，大爷，这……多少钱？”

“多钱也买不来你这颗孝心！”老嘎头把西瓜往年轻妇女的手里一塞，又回身抓起两个桃子放在孩子手里，说：“吃吧，宝宝，长大了要学你妈妈的样，孝敬老人喏，啊？哈哈！”老嘎头高兴，他比亲口吃了那半个“红沙瓢”还痛快。他好象看见一种光，在他的眼前不断地闪烁、扩大，照得心里亮堂堂的。于是，他咧着大嘴，放开宏亮的大嗓门，唱卖起来：“沙——楞——瓢——的——西瓜，好——大的——块——咧——”

因

为 ……

宋曙春

因为她燃烧的眼睛，
迷航的人校正了方向；
因为她热情的歌声，
抑郁的心不再惆怅；
因为她转动的轮椅，
再坎坷的路也不能把我们阻挡；
因为她生命的砝码，
我们认出了人生的份量；
因为这三个响亮的字——张海迪
整整一代青年将会更高地挺起胸膛！

夏天，吃西瓜的事儿

黄 献 国

星期天，甜甜闹着要吃西瓜。仲夏时节，孩子刚从北京城的奶奶膝下接回东北，吃西瓜可比不得北京喽。好在东北的西瓜也上市了，只是价钱要比北京的西瓜贵。管它呢？为了孩子……

我带着甜甜，来到了贸易市场的一隅。那儿有一架手推车，车上堆满了西瓜。卖西瓜的两个女营业员，穿着白大衣，脚蹬高跟鞋。手推车旁不远的地方，有一辆自行车，货架两侧吊着两个大萝筐，筐里也装满了西瓜，只是卖西瓜的人，是个脸庞黝黑的姑娘，穿一件粉色碎花衬衣，脚蹬一双沾满泥土的塑料鞋。

当然，我们先奔手推车而去。

“这瓜，多少钱一斤？”

“三毛一斤。”

“哟！北京的西瓜才八分钱一斤。”

“那你到北京去买好啦！”

“喔，……我是随便说说。请您给我们挑一个好吗？”

“自己挑吧！碰上生瓜谁负责？”

我哪会挑瓜呀？左看右瞅拣起一个：“同志，就这个吧，请您给割个口瞧瞧儿，行吗？”

“不行！生的你该不要了！”

正在我为难之时，自行车那儿传来了一阵吆喝：“红沙

瓢！不甜不要钱！”

我只好领着孩子朝那儿走去。

“多少钱一斤？”

“三毛五。个儿保个儿。随便拣一个吧，切个口儿看，不是沙瓢包换！”

我乐了，宁愿多花五分钱买这态度。我拣起一个来，那姑娘用小刀切了一个三角口。果然，是红沙瓢！我付了钱，领着孩子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妈妈，你为啥不买手推车上的西瓜呢？”

“公家卖的西瓜不准挑，私人卖的西瓜准挑呗！”啊唷，瞧我！咋能这么说呢？可是，我常常教育甜甜不能说假话呀，也只好这么说了。

“那什么叫公家，什么叫私人呀？为啥公家的不甜，私人的甜？”

甜甜的心灵里，总有许多许多的为什么。每当孩子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我总是要想方设法回答他的。可是现在，我真不知该怎样告诉孩子了。多亏公共汽车开过来了，我拉起甜甜去挤车，算是把这个难题搪塞了过去。

回到家，切开西瓜，甜甜狼吞虎咽地解了馋，却不小心把一粒西瓜籽儿吞到肚子里去了。

“妈妈，我吃了一个西瓜籽儿！它要在我肚子里长出一个大西瓜该怎么办呀？！”

我笑着安慰孩子说，“不会的。”

“会的！奶奶说，吃了西瓜籽儿，肚子里就会长西瓜！”

.....

傍晚，坐在院子里乘凉。我跟邻居们谈起了今天买西瓜的事儿。这时候，甜甜在一边跟几个孩子卖起西瓜来了。

“喂——！”甜甜喊到：“卖西瓜喽！红沙瓤！不甜不要钱！”

“你的西瓜在哪儿呢？”孩子们认真地问。

甜甜拍了圆鼓鼓的小肚皮笑着说，“这不是么？不信就切个小口儿瞧瞧吧，不是红沙瓤包换！私人的西瓜，甜着呢！”

逗得大人孩子们一阵哄笑。

我却笑不出来。我想起了那粒西瓜籽。它在孩子纯净的心灵里，种下了什么呢？……

我栽下了一片白杨

毕树茂

我栽下一片白杨，
在苏醒的山坡；
从大自然的银行
取出一份绿色的存折。

我知道，我的光阴
将在栏目中减少；
我明白，我的青春
会在封皮上褪色。

浩瀚的森林
为我开设账户，
绵绵春雨
把利息填进希望的空格。

但我相信总有一天，
未来的子孙
能用我的绿色存折，
领取一个美满的生活。

中 年 情

陈 晓 波

下班铃声一响，厂设计科的魏明直起身子冲门口就喊：“老郑——”“就来罗，——”隔壁应道。于是他赶紧收拾一下桌上的资料、图纸，腾出一块地方铺上棋盘，刚摆好三十二个棋子，资料室的老郑端着两碗茶笑咪咪地过来了。

这两个棋迷，最近一段时间叫上劲儿了，甭管工作多累，每天下班后都要大战几个回合。见面也不说二话，红先黑后，横炮，跳马，拱卒，出车，乒乓乒乓乒，“将”！头一盘魏明胜。接着来第二盘，双方招数谨慎，稳拿稳放，得失相当。老郑开始认真起来。

“你倒是走哇……让我睡一觉再来呀？”魏明不耐烦了。

“慢点是不假，可咱不缓棋，嘿嘿！看步……”

到底是急中生差，第二盘老郑占了上风。魏明抬手看了看表。“莫急莫急，咋说也得干三盘，分出上下。”老郑边说边又摆好棋子。

第三盘魏明显得精力越来越不集中，接连走了几步臭棋。老郑并不计较，一再让他缓步，笑道：“你是心不在肝儿上，着急回家是吧？‘妻管严’，嘿嘿！”

“炮放这……我说，你家大嫂知道咱们在这下棋么？”魏明问。

“走马……不知道。我说这些天要集中学习上级文件。你呢？”

“我也撒谎，说单位突击个项目，要加班。”

“有意思，她信么？该谁走了？”

“拉倒吧，这盘我败了。你瞧，七点三刻。”魏明难为情地说。

到此为止。两人急匆匆地出了工厂大门，跨上自行车，飞也似地往家赶。

几乎天天都是这样，魏明一踏上住宅的楼梯，脚步就沉了，好象作了天大的亏心事。他在自家门前站了片刻，伸手轻轻敲门。“谁？”屋里问。“我，菲菲她爸。”门慢慢地开了。“哎！”她长长舒口气，“可回来了……饿坏了是吧？”“不饿不饿……菲菲呢？”“嘘——”妻子把右手食指放在唇边。

啊，菲菲正在专心致志地做作业。饭菜在锅里热着，房间里外收拾得干净利索。桌子上放着一摞学生的作文本。妻子在厨房里洗衣服……魏明觉得喉咙有些哽噎了。是呀，她容易吗？中学教师工作也很繁重呀！每天下班，要管菲菲学习，又要做饭干活，里里外外让她一个人承担，而我……还骗她。不行，说什么也得向她“坦白交待”，魏明感到实在问心有愧。

他进到厨房，挽起袖子，把洗衣板抢过来。“你还没吃饭呢！”妻子温和地对他笑着说。“我没脸吃饭。我坦白：这些天根本不是单位加班，我和老郑下棋来着，太不该了……”“哟哟！瞧你一本正经的样。”万万没想到，妻子竟毫不在意，她又把洗衣板夺了去，抹了一下头上的汗水说：“你以为能骗过我呀，其实我早就知道。”“哪你为啥不和我吵呢？”魏明愣住了。

“吵啥？人又不是个死机器，整天地翻资料，画图纸，苦思苦想熬费心血，谁受得了呀！巴不得让你有点闲空痛痛快快地玩一玩，换换脑子，这对你有好处……”

魏明张着有些湿润的眼睛，久久地望着妻子，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乡 韵 （二首）

周 福 春

娶 亲

唢呐，金黄的声音
一嘟噜一嘟噜的声音
赶着喜庆的大马车
奔驰在蜿蜒的山道上

新娘子的羞怯
被一朵朵微笑围着
新房，飞翘的屋檐
提醒着对未来的向往

这是生活和希望的赞歌
在庄稼人的嘴唇吹响
生活又多几分香甜
希望张开了腾飞的翅膀

山村的早晨

柴门，吱的一声
把夜撕了个口

鸟雀弹着树上的色彩
不停的啁啾

田里的黄牛
昂扬地拉起了太阳
拉起了庄稼人的日子
向前走

这是充满信心的季节
温暖、欢乐
分配给每一个心头
庄稼翘首向上
摘取着希望和成熟

田间的小路旁
无数的小花开了
芬芳的生活
沿着被朝阳点亮的思绪
调整着飞向未来的节奏